



不只開課，更要流動—— 從直播教學現場看族語學習網絡的重織

授業ではなく流動も——教育現場から民族言語学習ネットワークの再編を見る
Going Beyond Course Offerings: Observations of Re-weaving Indigenous Language Learning Networks in Live Streaming Co-learning

文・圖—Dakoc. Lamelo 朱珍靜（基隆中學直播共學阿美語教師）

族語 推廣多年來已累積不少資源，包括族語課程、認證考試、語文競賽、教材、數位平台、直播共學與教師研習。

從開課到開口的落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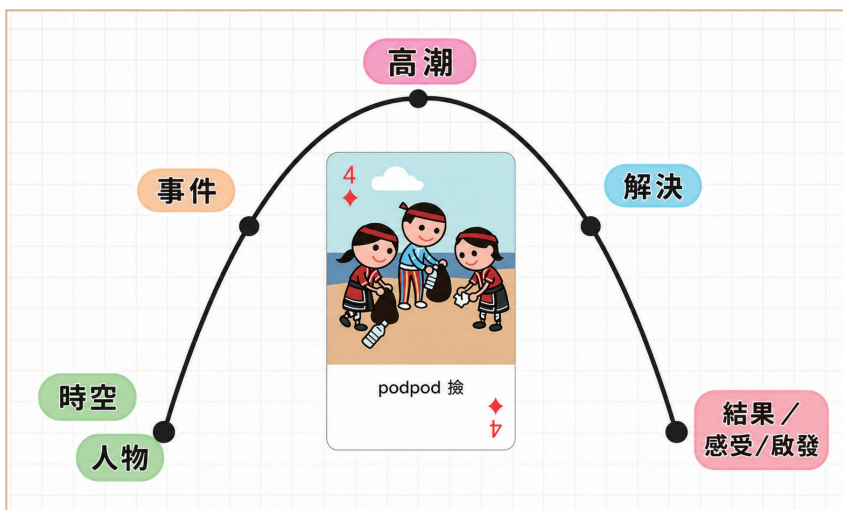
然而，站在直播教學第一線，我仍常看見一個落差：學生上了課、背了單詞、跟讀了課文，卻未必能在離開課堂後自然開口；遇到家庭、學校或部落生活情境時，也未必知道如何使用學過的族語。

直播教學讓這個問題更加清楚。教師不能只看學生是否跟讀，還要觀察他是否能獨立拼讀、說詞、造句與回應，發音與語調是否正確流暢。只要請學生自己讀詞、造句或替換語詞，學習落差就會浮現。這提醒我們：族語學習的關鍵不只是開課與教材，而是學習網絡是否真正接上，讓學生能把族語說出口、用出來。

從課綱到系統的責任

課綱當然重要，也已有基本的框架；真正的挑戰，是如何把課綱能力轉化為教材、教具、課堂任務、評量工具與生活場域，讓學生真正說得出口、用得出來。課綱像地圖，但地圖本身不會自動變成道路。若缺少課綱教材轉化、教具支援、評量回饋與家庭、部落承接，族語仍可能停留在課堂中。因此，課綱系統的建置，不能只停留在能力指標的制定，而應進一步轉化為可教、可學、可評量、可銜接的支持系統。包括教材與課綱對應表、分學習階段的能力進程、句型與詞彙序列、形成性評量工具、教師可操作的教具與任務模組、學習護照，以及家庭與部落承接方案等，都應逐步建立。這些配套不宜完全由第一線教師各自摸索，而是應由相關單位、教材研發者與具有現場經驗的族語教學者共同建置。唯有如此，課綱才不會停留在文件層次，而能轉化為學生真正可累積、可延續的族語能力路徑。

教師不能只看學生是否跟讀，還要觀察他是否能獨立拼讀、說詞、造句與回應，發音與語調是否正確流暢。只要請學生自己讀詞、造句或替換語詞，學習落差就會浮現。這提醒我們：族語學習的關鍵不只是開課與教材，而是學習網絡是否真正接上，讓學生能把族語說出口、用出來。



看圖說詞 → 詞語擴充 → 句子造句 → 事件敘述 → 故事山口說 → 讀者劇場 → 生活行動。



阿美族的送柴文化，是把「我願意照顧這個家」化成具體行動；柴火不只是柴火，而是誠意、努力、責任與家族關係的象徵。

以一位高中生為例，他起初只記得國小、國中學過的幾個動物單詞，對拼音、詞彙拼讀、句型結構與語調的認識都很零散。但在一個學期的系統性引導下，透過語音辨識與拼音練習、詞彙拼讀與音韻結構分析、句子結構、語調練習，以及動詞桌卡的造句與情境任務，他逐步從零散詞彙走向句型意識，從單句練習走向兩人對話，最後能進入讀者劇場。這說明學生起點低並不可怕，關鍵在於是否有清楚的能力階梯，把拼音、詞彙、句型、口說、對話與讀劇串接起來。

從低起點到讀者劇場

在教學現場，我常看見學生的年級與族語能力不一定相符。有些學生已升入國中或高中，拼讀與音韻覺識仍不穩；有些學生能跟讀，卻無法獨立讀詞或造句。這不是學生個人的問題，而是學習時間有限、語言環境不足、學習歷程未被銜接所造成的結果。

從詞彙記憶到句型操作

族語學習者常見的困難，不只是單詞量不足，而是不知道如何把單詞放進句子。課綱雖已列出簡單句、複合句、複雜句，也提到功能詞、詞根、詞綴與格位標記，但若句型結構沒有被系統化，學生往往只是跟讀聲音，未必真正理解句子的構造。

因此，詞彙記憶很重要，但不能只靠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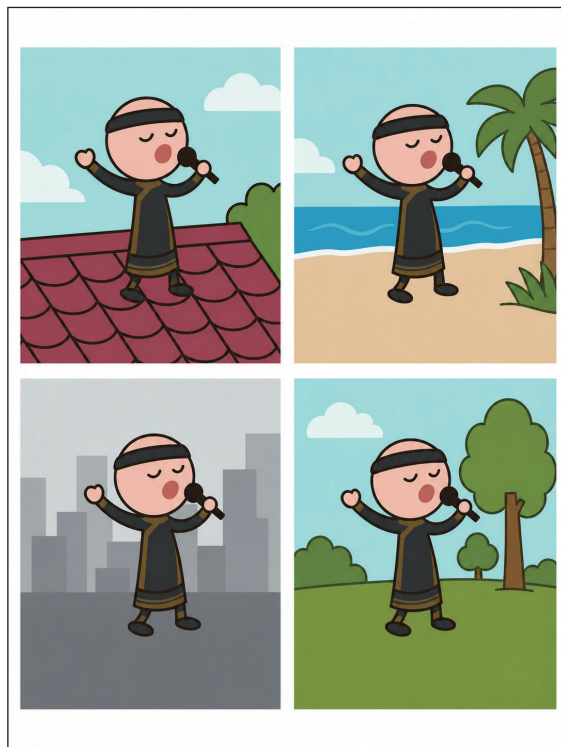
族語推廣不能只停留在開課、競賽、認證與教材出版的成果統計，而應回到最根本的檢視：學生是否能拼讀、組句、對話、敘事，並在家庭與部落生活中使用族語。



Aa Ee Ii Oo：開啓族語拼讀之門的聲音鑰匙。

誦，而要透過拼音、音韻、句型與情境使用來幫助學生記得更牢、用得出來。初期可重視語音聽辨、拼音認讀與單詞拼讀；進入下一階段後，則應銜接句型操作，透過看圖說詞、詞彙替換、句子仿說、簡短問答與情境任務，讓學生理解詞彙如何進入句子，句子如何進入口語互動。

語法書、辭典與課綱都是重要基礎，但若未經教學轉譯，仍不容易直接進入課堂。第一線教師需要的，不只是語法分析或詞彙查找，而是能讓學生聽懂、讀出、替換、造句、問答與表達的教學工具。唯有把語法知識轉化為句型卡、情境圖、動詞桌卡、學習單、學習護照與讀者劇場，學生才有機會從「記得詞彙」走向「能夠使用」。



AI 能將句型教學從抽象規則轉化為具體情境，幫助教師快速生成教材，也幫助學生在不同場景中理解與運用句子結構。。

從動詞桌卡到事件表達

在直播課堂中，我會用顏色與「一列火車」標示功能詞、謂語、主詞、受詞及其他成分，讓學生看見，句子不是一串死背的聲音，而是可以拆解、替換、重組與使用的結構。若搭配動詞桌卡與故事山，學生便能從一個動詞出發，逐步加入人物、地點、受詞、時間與情境，再串連成事件。

動詞桌卡的功能不只是增加單詞量，而是讓動詞成為句子的起點。學生從一張動詞卡開始，先說出動作，再加入「誰做」、「在哪裡做」、「對誰做」、「做了什麼」等成分，形成完整句子；進一步搭配故事



山，還能把單句擴展為事件敘述。如此，動詞桌卡與故事山就不只是教具，而是協助學生從單詞走向句子、從句子走向生活表達的橋梁。

從課堂到家庭與部落

族語學習歷程需要被保存與銜接。若學生換了老師，過去學過的字母、詞彙、句型、文本與口說任務不應中斷，而應透過學習紀錄，看見學生的拼讀能力、已學句型、口說表現與文化任務，形成持續累積。

家庭與部落也需要接住課堂學習，讓族語不只停留在教室裡。族語推廣可建立「課堂—家庭—部落／社區—課堂回收」的循環，並提供家庭共學單、生活任務卡與讀者劇場腳本等工具。學生把腳本帶回家後，家長即使不熟悉羅馬拼音，也能透過教師錄音與語音導讀，從聽懂、跟讀與簡單回應開始參與。對「聽得懂但不一定讀得懂」的族人而言，聲音就是重新連結族語的重要橋梁；家庭也能成為學生願意再說一次、再聽一次、再練一次的支持場域。

從讀者劇場到部落展演

讀者劇場常態化，是推動族語流動的具體方案之一。它能連結課文、部落故事、句型練習、角色對話與生活情境，讓學生在朗讀、扮演與互動中練習族語，也讓家人、長者與部落共同參與。未來可將讀者劇場納入豐年祭、部落成果發表、學校族語成果展與文健站老幼共學活動。展演內容不必侷限於歌舞，也可包含族語生活對話、部落故事與家庭情境。若搭配分組參與、階段任務與獎勵機制，便能鼓勵不同年齡層投入，讓族語

在部落日常中被聽見、被回應、被使用。

讓族語真正流動

總而言之，直播教學者站在螢幕前，看見的不只是學生是否在線上，更是學生是否真正接上語言能力的路徑。族語推廣不能只停留在開課、競賽、認證與教材出版的成果統計，而應回到最根本的檢視：學生是否能拼讀、組句、對話、敘事，並在家庭與部落生活中使用族語。真正的關鍵，是建立一條可實踐的族語流動路徑：從拼音到拼讀，從詞彙到句子，從對話到讀者劇場，再從教室走進家庭與部落。這需要課綱系統提供清楚的能力銜接與配套工具，也需要教材、教具、評量、家庭承接與部落展演共同接上。

接下來，更需要相關單位把目光從成果數字延伸到能力養成，支持第一線教師把族語從課堂帶向生活。唯有如此，族語才不只是被學習，而是重新被使用；族語教育也才能從個人學習走向家庭參與、部落共用與世代傳承。◆



Dakoc . Lamelo
朱珍靜

台東縣台東市馬蘭部落人。阿美族。1967年生。東華大學民族事務與發展研究所碩士。現任基隆中學直播共學阿美語教師、師大語言學習中心兼任講師、東華大學民族語言與傳播

學系兼任講師。曾任花蓮市明廉國小族語專職教師、阿美語支援教師。長期參與族語認證命題、教材編輯、翻譯與評審工作。著有主編多項阿美語教材與有聲繪本，致力於族語教育、文化傳承與教學實踐。